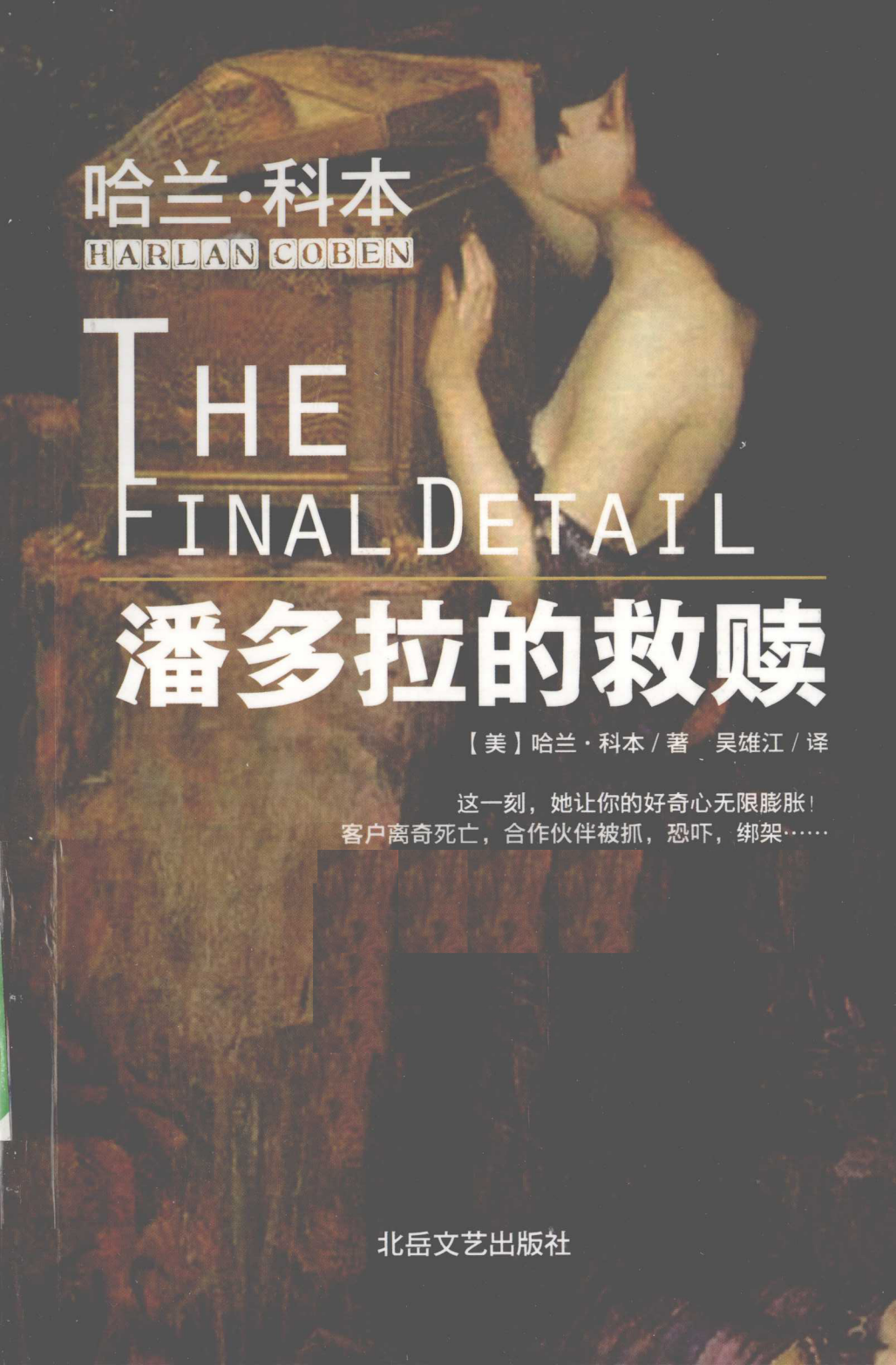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哈兰·科本

HARLAN COBEN

THE FINAL DETAIL

潘多拉的救赎

【美】哈兰·科本 / 著 吴雄江 / 译

这一刻，她让你的好奇心无限膨胀！
客户离奇死亡，合作伙伴被抓，恐吓，绑架……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THE 哈兰·科本
HARLAN COBEN
FINAL DETAIL

潘多拉的救赎

【美】哈兰·科本 / 著 吴雄江 / 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潘多拉的救赎/(美)科本著;吴雄江译. —太原:
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0.6
ISBN 978-7-5378-3387-5

I. ①潘… II. ①科… ②吴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1259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04-2010-023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s arranged through Amer-Asia Books,
Inc. (GlobalBookRights.com). 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 名 潘多拉的救赎

著 者 (美) 哈兰·科本

译 者 吴雄江

责任编辑 关志英

特约编辑 杨亚琼

装帧设计 刘弘毅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 5628697 (发行中心)
0351-5628688 (总编办公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bywycbs@163.com

印刷装订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字 数 284千字

印 张 10.25

印 数 1-5000册

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3387-5

定 价 28.00元

献给我的伊芙琳（Evelyn）姨妈
谨以此书致上最诚挚的尊敬和深厚的爱

并以此书纪念莱瑞·格森（Larry Gerson）（1962年—1998年）
当你闭上眼睛，仍然可以看到微笑。

Chapter 1

加勒比海的某个岛屿，米隆正在伸展四肢，身边躺着一个穿着惹火比基尼泳衣的黑发美女，一眼望去不免让人心旌摇荡。米隆并没有撑伞，手里拿着一杯饮料。碧蓝清澈的海水温柔地冲洗着米隆的双脚，海滩一片白色，白得耀眼，天空一片纯蓝，晶莹透亮，就像是上帝之船的帆布，阳光不强却足够灿烂，这样和谐的景致，就像让人享受舒适的瑞典式按摩和白兰地酒的醇厚芬芳。然而，此刻的米隆却开心不起来，仍然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伤之中。

米隆推测他们两人在这个天堂岛屿已经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。米隆无心去计算精准的天数，他想特雷斯也同样如此。身处这梦幻般的荒岛——吉利冈岛，他们远离繁杂的大陆生活，没有电话，只有充足的阳光和美丽的沙滩，没有汽车，却很奢华。当然，这个小岛没有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中的恶劣条件，也没有鲁滨逊经历的原始般自然环境。想到这里，米隆不由自主地摇摇头，全新的陌生环境只能改变表面上的某些东西，却永远无法撼动内心。

此时，远处海天交接的地方，一艘游艇正在飞驰而来。它劈开蓝色锦缎般的海水，身后拖曳着一条白色浪花。米隆看到了游艇，知道游艇是冲自己来的。

米隆还不知道自己在岛屿的哪个位置，他只知道这个岛屿叫圣酒

神节岛。没错，这个小岛就叫这个名字，千真万确。它是这个蓝色星球上的一小块陆地，所有者是一家大型邮轮观光公司。岛屿的一侧是供邮轮乘客游泳嬉戏或烧烤作乐的地方，目的是让他们可以享受一天“私人的小岛天堂”，说是私人，其实只有邮轮上的乘客可以享用这片海滩，可是 2500 个人挤在短短一段海滩上，哪里还有私人空间可言？呵呵，私人的岛屿，如同酒神节一样狂欢快乐的岛屿。

然而，米隆现在所在的岛屿的另外一侧则完全不同了。这一侧唯一的房产是邮轮观光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产业，只是一栋茅草屋和庄园结合的建筑物，方圆一英里之内唯一一个常住人口是一名负责管理这些产业的仆人。整个岛屿的全部人口约为 30 人，他们受邮轮观光公司的雇佣负责管理这个小岛。

海面上的游艇已经熄灭了引擎，慢慢地接近小岛。

特雷斯·科林斯拉低 Bolle 太阳镜，微皱眉头。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，除了庞大的邮轮之外，还没有别的船只在这段海滩出现过，那些庞大的邮轮都有着令人兴奋的名字，诸如：敏感，狂喜，G 点。

“你没有告诉过别人我们在这里吧？”她问。

“没有。”米隆答道。

“那可能是约翰来了。”

约翰就是前面说起过的邮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他是特雷斯的朋友。

“我看不是。”米隆说。

米隆和特雷斯·科林斯在一起已经有三周多的时间。特雷斯是 CNN 黄金时段的新闻女主播，暂时远离镁光灯下万人瞩目的工作，一下子放松了很多。米隆和特雷斯被好心的朋友拖去参加了一个慈善舞会，他们两人在舞会上相见恨晚，立即被对方深深吸引，仿佛两人共同的不幸经历和苦痛正是有着致命吸引力的吸铁石。于是很快地，这段激情有了一个勇气十足的开端，他们抛弃一切，与一见钟情但却几乎素不相识的人远走高飞，一起消失在熟悉人群的视野中。12 个小时后，两人已经出现在了圣马丁岛上，又过了 24 个小时，他们则来

到了这个遗世独立的加勒比小岛。

米隆个性较为保守，他一向洁身自好。只和四个女人上过床，即使在把一夜情视为时尚，而且与性相关的疾病尚未广泛传播的年代。他从来不是为了单纯的满足生理需要而做爱，也从来不把性和爱及责任分开，但是这一次的激情逃匿却并没有让米隆觉得不安，还多少有点出乎意料。

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里，多长时间回来等等，他自己也说不清这其中的原因。米隆给父母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不必担心，此举无异就是想告诉他们他现在有多逍遥。他也给埃斯波兰萨发了一个传真，把他们的合伙公司——MB 运动经纪公司全权委托给她，他甚至都没有给温打电话。

特雷斯看着米隆，说：“你知道来人是谁？”

米隆没有说话，他的心跳不断在加速。

游艇慢慢靠近，前面的一扇舱门打开了，正如米隆所担心的那样，温跨出舱门来，走上了甲板。瞬间的惊慌让米隆难以呼吸。温极少随意拜访别人，现在他出现在这个地方，只能说明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。

米隆站了起来，惊慌的感觉仍然紧紧地抓住他，令他无法发出声来，于是他只能冲着游艇挥手，温则只对他点头回应。

“等一下！”特雷斯说，“那不是那个著名的世家子弟吗？他的家族拥有洛克-荷恩证券公司，是他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米隆答道。

“我采访过他，就一次，是在股市暴跌的时候。他有着一个冗长而华丽的名字。”

“温莎·荷恩·洛克伍德三世。”米隆说。

“对。他是个古怪的家伙。”

她真应该更深入地了解温。

“他长得很英俊，简直帅得一塌糊涂，”特雷斯继续说，“是那种家族背景显赫、生活奢华、一出生手里就握着银质高尔夫球杆的家伙。”

远处，温面露微笑，捋了捋头发，仿佛是为了印证特蕾丝的说法。

“你们两个有一个共识。”米隆说。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你们两人都认为他帅得一塌糊涂。”

特蕾丝仔细地看看米隆的脸，“你要回去了。”话音里带着一丝领悟。

米隆点头。“不然的话，温根本不会来这儿。”

她握着米隆的手，从他们相识到现在，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第一次出现的柔情场面。这看起来也许有些奇怪，孤男寡女在一个偏僻的岛屿上一起度过了三个多星期，虽是有了性接触的恋人，却从未分享过温柔的亲吻、轻盈的抚触和深情的话语。似乎他们之间发生的感情只是为了遗忘和生存：两个站在碎石堆上的绝望灵魂，是没有兴趣重建一座爱情殿堂的。

在海岛的大部分时间里，特蕾丝经常一个人在海边散步，而米隆则常常独坐在沙滩上，有时做点健身和阅读。他们两人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和做爱，除此之外，他们两人都放任彼此，独自治疗各自的伤痛以尽早愈合那些血淋淋的伤口。米隆从来没有问过特蕾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而特蕾丝也从来没有过问米隆的悲伤往事。

在他们这段短短的浪漫故事里，这俨然是一条不曾说出口的规则。

游艇已经抛下锚，停在离海滩还有一段距离的海水里，温上了一条小快艇。米隆静静地等着，身体重心在两脚之间不断转换，试图让自己放松些。当小快艇离海岸足够近的时候，温关掉了快艇引擎。

“我的父母？”米隆喊道。

温摇头，“他们很好。”

“埃斯波兰萨？”

温犹豫了一下，“她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温小心翼翼地踩进水里，似乎希望海水能够承载他的身体重量，好让他安然浮在水面之上。他穿着一件领尖带纽扣的白色牛津衬衫，一条 LILLY PULITZER 短裤，鲜艳的短裤足以赶走鲨鱼，典型的游艇

雅皮士装扮。温的体格偏于单薄，可是前臂的肌肉很结实，像蜷曲着一条条小铁蛇。

温慢慢走近的时候，特雷斯站了起来。温欣赏地看着眼前的美女，眉目之间完全没有色迷迷的表情。在米隆所认识的所有人之中，只有极少数可以做到这一点，这就是所谓的教养吧。温微笑地握住特雷斯的手，两人互相问候，接着是客套的微笑和无意义的寒暄，片刻之后，特雷斯告辞，往屋里走去。

温专注地看着特雷斯离去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曼妙的臀部。”

“我想你不会是在说我吧。”米隆回应道。

温的双眼仍然热切地盯着……呃，目标。“在电视上，她总是坐在圆弧形的桌子后面，”他解释道，“观众怎么也猜不到圆弧桌子后面是这么曼妙的臀部。”他摇摇头：“真是遗憾。”

“是啊，”米隆说，“也许她以后每回播报新闻时都应该站起来几次，转身，弯腰，诸如此类。”

“那就算了吧，”温快速地瞟了米隆一眼，“做爱时留下照片了吗？或者录影？”

“没有。只有你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，”米隆说，“就像那些疯狂的摇滚明星干的。”

“那可真是太遗憾了。”

“是的，遗憾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说正事吧，埃斯波兰萨出什么事了？”

特雷斯终于消失在门内。温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转向米隆，说：“我的游艇需要半小时加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我可以坐下吗？”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温？”米隆有些着急了。

温没有回答问题，而是找了一张躺椅坐下来，放松放松背部，双手抱在脑后，两脚交叉在一起。“我得说，你抓狂的时候，总是会选择最奢侈的方式发泄。”

“我没有抓狂，我只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“嗯哼。”温望向大海的最远处。一个念头瞬间闯进了米隆的脑海：

我伤害了温的感情。这听起来也许有点奇怪，不过很有可能就是如此。没错，温是一个傲慢的世家子弟，不爱交际，但再怎么说的还是个有着普通人一样情感的人。他们两人自从进入大学就没有分开过，如今米隆却连个电话都没打就一个人跑掉了。而且，从很多方面可以这么说，温没有别的朋友。

“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。”一念及此，米隆弱弱地说。

温仍然一动不动。

“可是我也知道，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情况，你一定会有办法找到我的。”米隆试着解释。这倒是真的，温就是有大海捞针的本事。

温摆摆手，说：“无所谓。”

“埃斯波兰萨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克鲁·海德。”

克鲁·海德是米隆的第一个客户，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棒球投手，习惯用右手投球。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死了。”温说。

米隆感觉到自己的膝盖发软，任由身体跌坐在躺椅上。

“克鲁在自己的住所中了三枪。”

米隆垂下了头。“我还以为他已经走出阴影了。”

温没说什么。

“埃斯波兰萨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温抬腕看看手表，“现在，她很可能因为克鲁的死而被警方逮捕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温又一次陷入了沉默，他讨厌重复刚说过的话。

“他们认为是埃斯波兰萨杀了克鲁？”

“很欣慰看到浪漫假期并没有消磨掉你锐利的推理能力。”温偏着脸，迎着阳光。

“他们掌握了什么证据？”

“凶器，这只是其中一个，还有血迹、纤维。你有防晒霜吗？”

“这怎么可能……”米隆仔细地看好友的脸，还是跟往常一样，

脸上没有泄露任何一丝线索。“她怎么可能杀人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问过她吗？”

“埃斯波兰萨不愿意和我说话。”

“我想不通，”米隆说，“埃斯波兰萨不会杀人，任何人。”

“对于这点你非常肯定，是这样吗？”

米隆咽了一下口水。他曾以为不久之前的经历让他更了解温，温杀过人——事实上，他经常杀人——现在米隆也做了同样的事情。米隆以为他们之间会因此产生一种新的关系，然而情况并非如此，相反的，共同的经历反倒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新的裂痕。

温看看手表，说：“你怎么还不去收拾行李呢？”

“我没什么要带的。”

温指了指房子那边，特雷斯站在那里，默默地看着他们。“那就去和美臀小姐道别，我们要出发了。”

Chapter 2

特雷斯穿着一件浴袍，斜靠在门边。

米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你。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你想和我一起走吗？”米隆问。

“不。”

“你不能永远待在这儿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米隆琢磨了一会儿说：“你知道拳击比赛吗？”

特雷斯嗅了嗅，说：“我想我闻到了运动经纪准备用运动来做比喻的味道？”

“恐怕是的。”他说。

“哈，请继续。”

“整件事情就像拳击比赛，”米隆开始做比喻，“我们一直在弯腰、下蹲、躲闪，努力避开对手的攻击，可是我们不可能一直就这么躲避下去，要赢得比赛，我们最终不得不挥拳出击。”

她做了个鬼脸，“天啊，你这个比喻还真是缺乏说服力。”

“即兴发挥的，将就一下吧。”

“而且不准确，”特雷斯继续补充，“听听我这个吧。我们体会到

了对手的威力，被狠狠地打到在地上。我们想办法站了起来，可是双腿麻木，视线朦胧不清，如果再遭受到对手的一记重拳，我们必败无疑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继续躲闪才是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希望不被击中，看看能不能撑得更久。”

说得很有道理。

他们陷入沉默。

米隆说：“如果你来纽约的话，打电话给我，我们——”

“好。”

又是沉默。“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些什么，”特雷斯说，“我们会在一起喝酒，或许还会上床，可是感觉不再相同，会很别扭，别扭得要命。我们会假装重新走到了一起，可是事实上我们甚至不会给对方寄圣诞卡片。我们不是恋人，米隆，甚至都不能算是朋友。我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，可是我还是很感谢你，我会保存这份感激。”

鸟儿鸣叫，海浪温柔吟唱。温站在沙滩上，双臂交叉，身体则一动不动，展示着令人敬畏的耐心。

“好好地继续生活吧，米隆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米隆回答。

米隆和温乘坐快艇驶向游艇，一个船员把手伸给米隆。米隆握住船员的手跃上甲板。游艇上路了，米隆站在甲板上，看着岛屿的海滩越变越小。他斜靠着一根柚木围栏。整条游艇都是用柚木做装饰，呈深色调，显得豪华气派。

“给你。”温说。

米隆转过身来，温扔给他一罐 Yoo-Hoo，这是米隆最喜欢的饮料，味道有点像苏打汽水和巧克力牛奶的混合物。米隆笑了，“我都已经三个多星期没有喝这个了。”

“戒断期痛苦症状，”温说，“一定非常难捱，我想。”

“没有电视，没有 Yoo-Hoo，我能活到现在，真是一个奇迹。”

“是啊，那简直就是苦行僧的生活。”温回头看看逐渐消失的岛屿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哦，应该说是经常做爱的苦行僧。”

两人都沉默了。

“我们多长时间能够回家？”米隆问。

“乘船航行需要8个小时，”温说，“在圣巴特有一架飞机在等我们，飞行需要4个小时。”

米隆点点头，他摇一摇手里的饮料罐，“砰”地打开，痛快地喝下一大口，然后转身面对着海水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他说。

温没有搭腔，或者，有这句话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游艇逐渐加快了航行速度，米隆闭上眼睛，任凭飞溅而起的水花轻柔地洒在脸上。他想起了克鲁·海德。克鲁不相信经纪人，按照他的说法，那些人“离流氓也就只差一小步”，所以他找米隆为他谈判，签约，尽管当时米隆还只是哈佛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。在谈判的过程中，米隆对经纪人的业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于是，MB运动经纪公司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克鲁是个讨人喜欢的麻烦虫，他不加掩饰地疯狂追逐美酒、女人和音乐，更不要说其他任何能够让他的手、鼻子、静脉等感官兴奋的东西了。克鲁从来不愿意参加他不喜欢的宴会，是个脾气暴躁的大块头，然而内心却是一个可爱的泰迪熊。他有着孩子气般的帅气，也有着老套的大男子主义。他是个魅力无穷的家伙，每个人都会喜欢他，甚至包括长期忍受他的坏脾气和大男子主义的妻子邦妮。他们的婚姻就像是一只飞盘，邦妮会把克鲁扔出去，等他在空中盘旋一段时间之后，又把他抓回到手里。

克鲁似乎不断在退步，米隆已经无数次地帮助他从麻烦中脱身。这些麻烦包括：服用禁药遭致停赛、酒后驾车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克鲁骄傲自大、盲目膨胀到了个人魅力的极限。后来，洋基队将他交换过来，对他进行了魔鬼式的严格训练，给他一个最后一次恢复状态重整旗鼓的机会。克鲁平生第一次进入恢复中心，开始参加戒酒互助会，他的快速球也重新恢复到了时速90英里以上的水平。

温打断了他的思绪，“你想听听到底发生什么吗？”

“我自己也不肯定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上一次我就搞砸了，你警告过我，可是我不肯定听你的。最终，很多人因我而死，”米隆感觉到泪水涌上双眼，赶紧竭力忍了回去，“你不知道结果有多糟糕。”

“米隆？”

米隆转头面向他的好朋友，两人四目相对。

“你要战胜自己。”温说。

米隆“哼”了一声，一分是自怨自艾，两分是自嘲地笑着说：“你从不会安慰我几句。”

“也许你更喜欢我说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废话。”温说着，转了转酒杯中的液体，喝了一小口。“请在以下的选项中作出你的选择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话题：生活很艰难；生活很残酷；生活没有目标；有些时候好人也不得不做坏事；有些时候无辜的人会丧生。是的，米隆，你搞砸了，可是这一次你会做得更好；不，米隆，你没有做错，这不是你的错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临界点，现在你知道了自己的极限……我现在可以停下来了么？”

“停止吧，求你了。”

“那么，让我们开始谈谈克鲁·海德。”

米隆点点头，痛快地将手里的那罐 Yoo-Hoo 一饮而尽。

“我们的大学老友看起来各方面的进展都非常顺利，”温说，“他投球很棒，家庭生活也似乎恢复了正常，通过了药物检测，每天都早早回家。然而，就在两个星期前，一次药物检测的结果出人意料地呈阳性，于是，一切又都改变了。”

“什么药物？”

“海洛因。”

米隆摇头。

“面对媒体记者的时候，克鲁什么也没说，”温说，“可是私底下，他声称测试是有人预先安排好的，有人在他的食物里搞鬼，诸如此类的说法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”

“是埃斯波兰萨告诉我的。”

“他去找过埃斯波兰萨？”

“是的，米隆。当克鲁得知自己的药检结果没有通过时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他的经纪人寻求帮助。”

.....

“哦。”米隆说。

“我不想详细描述MB运动经纪公司现在的惨状了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埃斯波兰萨和大辛蒂都已经尽力而为了，但这是你的公司，米隆。跟你签约的客户看中的是你，他们雇佣的是你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你突然消失非常失望。”

米隆耸耸肩，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会在意的。“也就是说，克鲁没有通过药物检测。”

“他马上被停赛，媒体记者蜂拥而至，他失去了所有的广告合约，邦妮再一次把他扫地出门，洋基队也将他开除了。走投无路的克鲁一次次去办公室找你，可是埃斯波兰萨只能告诉他联系不到你。克鲁每去一次你的办公室，心头的怒火就上升一层。”

米隆闭上眼睛，他可以想象得到克鲁的反应。

“四天前，克鲁在办公室外遇到了埃斯波兰萨。确切地说，是在基尼车库。他们发生了争执，言辞相当激烈，根据目击者所说，当时克鲁一拳就打到了埃斯波兰萨的嘴上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第二天，我见到了埃斯波兰萨，她的整个下巴都肿起来了，几乎没法开口讲话，但她还是挣扎着告诉我不要多管闲事。我所知道的是，如果不是马里奥和其他几个车库工作人员把他们俩分开，恐怕难免发生更加严重的暴力冲突。他们俩被拉开的时候，埃斯波兰萨似乎还嚷嚷着‘你等着，王八蛋’之类充满威胁意味的话。”

米隆摇摇头，这毫无道理。

“第三天下午，有人发现克鲁死在他在利堡租住的房子里。”温继

续说，“警方经过调查，很快发现他们两人发生冲突的事实，然后立马申请搜查令。他们在你的办公室找到了凶器，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。”

“我的办公室？”

“没错，MB公司的办公室。”

米隆只能再次摇头，“这一定是陷害。”

“嗯。也许是吧，克鲁租住的公寓的地毯上还发现了与MB公司相符的纤维。”

“纤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，克鲁去过办公室，可能是这样带回家去的。”

“嗯，也许是吧，”温重复一遍，“可是公司汽车后备箱里的血迹解释起来就要困难多了。”

米隆就差跌倒在地了。“金牛座里有血迹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警方有没有证实那是克鲁的血？”

“血型相同，DNA测试的结果要过几个星期才能出来。”

米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埃斯波兰萨用过那辆车吗？”

“每天都用。根据电子收费记录，谋杀发生后一个小时内，那辆车穿过华盛顿大桥回到纽约。我刚才说过了，克鲁在利堡被杀，克鲁在利堡的住处离大桥大约两英里。”

“这太不可思议了。”

温没有说话。

“她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？”

“目前为止，警方还没有查出可靠的作案动机，可是他们提出了几种可能。”

“比如？”

“埃斯波兰萨是MB运动经纪公司的新合伙人，她被留下来暂时负责所有的业务，可是公司最早的客户却马上要甩手离去。”

米隆皱起眉头，“这个动机实在是站不住脚。”